

攝影作為藝術的潛力——Fred Holland Day 的攝影初探

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張哲彥

前言

美國波士頓攝影家 Fred Holland Day (1864-1933) 透過以明暗對比及古典人物的扮裝形象創作出繪畫般的攝影作品。1890 年代可視為其創作的全盛期，拍攝男性的身體，除以全裸、半裸呈現，亦有穿著古典及異國服飾的人物形象。他與當時在紐約具主導地位的 Alfred Stieglitz (1864-1946) 皆致力於將攝影作為一門藝術。1896-97 年間，他運用黑人模特兒作為至上的優雅與美的表現，這些作品有《烏木與象牙》(*Ebony and Ivory*)、《衣索比亞的首長》(*An Ethiopian Chief*) 及《吸菸者》(*The Smoker*) 等作。1904 年大火吞噬 Day 位於歐文頓街 (Irvington Street) 工作室所有的作品與收藏，於是在他 1905 年之後拍攝的作品，除延續古典人物的形象外，亦關注在男性身體與自然間的關係。這些作品再現如聖賽巴斯汀 (Saint Sebastian)、奧菲斯 (Orpheus)、恩迪彌翁 (Endymion) 及浪子 (Prodigal Son) 等人物的形象。本文擬以其引用古典、宗教元素的攝影作品為探討的核心，透過觀察這些作品中所呈現的種族與同性戀等議題試圖分析其背後所具有的含意。此外，藝術家所營造的畫面效果與繪畫間所產生的微妙關聯亦為本文論述的重點。

關鍵字

Fred Holland Day、Alfred Stieglitz、畫意攝影 (Pictorial Photography)、古典 (Classic)、黑人 (The Black)、同性戀 (Homosexuality)

一、與攝影「藝術」的交會

1895 年，F. Holland Day 於倫敦攝影沙龍的首展相當地成功，遂奠定他日後成為一位傑出攝影家的聲譽。¹ 然而，由 Day 的學習歷程可洞察其與攝影間的發展，大抵和他的家庭背景、出版事業以及攝影團體所持之理念相關。首先，在 John Hannavy 的《十九世紀攝影百科全書》中，Day 被定位為一位攝影家兼慈善家。² 由此可見他作為一位攝影家的身分外，「慈善家」在他攝影生涯的形塑中更是極其重要的一個角色。他的母親 Anna Smith Day 本身即是位慈善家兼志工，³ 而承襲此遺風的 Day，將其發展至對年輕學子及弱勢族群（尤為黑人）的關愛。更加體現在他大量運用年輕男性的攝影作品中，這些模特兒通常即為他所資助或教育的學生及友人。

Day 本身除對攝影感興趣，更致力於書籍的收藏與出版。在他與 Herbert Copeland 共同成立美國主要出版關於英國美學運動的出版社之前，⁴ 他對英國浪漫詩人 John Keats（1795-1821）及法國作家 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等文學家的著作早已有所研究與收藏。⁵ 這些作家約略對他產生些許的影響，特別在題材的選擇與文學作品中所指涉的人物或概念有所關聯。如 Balzac 便曾對男性美表示崇敬。⁶ 於 Day 的作品中可見他熱中男性的身軀且透過鏡頭捕捉男性身體的美感。另外，在 Oscar Wilde（1854-1900）的小說《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1891）中，Wilde 將主角 Gray 塑造為一位對「紈褲主義」（Dandyism）著迷的美少年。⁷ 此角色所擁有的特質除可視作 Wilde 個人性格的體現，更是影響 Day 外在及內在形象的一個指標性人物。事實上，在 Wilde 的小說裡，藝術對於 Gray 自身的感受是至關重要的，驅使他在其最深層的欲望上行動且以美來撫慰他。⁸ 於是，此種介於美學與本體間的關聯性也深深影響著 Day 建構其自身與美學之間的對話。

在求學的歷程中，Day 除對文學有一定的理解外，他亦曾學習過油畫及手繪

¹ Trevor Fairbrother, *Making a Presence: F. Holland Day in Artistic Photography* (New Haven: Distribut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1.

² John Hannavy, *Encyclopedia of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y*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8), p. 389.

³ Trevor Fairbrother (2012), p. 16.

⁴ Patricia J. Fanning, "Fred Holland Day: Eccentric Aesthete,"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Vol. 53, No. 2, Jun. (1980): 234.

⁵ John Hannavy (2008), p. 389.

⁶ Allen Ellenzweig, *The Homoerotic Photograph: Male Images from Durieu/Delacroix to Mapplethorp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7.

⁷ Christopher Reed, *Art and Homosexuality: A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95-96.

⁸ Christopher Reed (2011), p. 96.

相片。1880 年代標誌著他與攝影接觸的開端，起初他所關注的是地方的歷史，拍攝地方特色建築及友人的肖像。1887 年對 Day 而言是個巨大的考驗，其摯友 Jack Bemis 宣布即將結婚的訊息。於婚後的幾週，Day 嘲弄地說道自己亦完婚，且其伴侶非為「相機」即為「攝影」。⁹ 由此可見他對於攝影的重視逐漸地加深並將之等同於伴侶般的角色形象。此外，其曖昧不明的性向也使他與男性友人的關係蒙上一層神祕的色彩。雖然 Day 於 1886 年起便開始頻繁地創作其攝影作品，他的作品主要仍透過當時的展覽及相關的出版品而得以曝光。1889 年春天，他加入波士頓照相機俱樂部（Boston Camera Club），同年至歐洲各地遊歷，拍攝許多捕捉其景仰文學家所到之處的攝影作品。¹⁰ 透過此舉，Day 似乎欲經由這些相片而得以與他的文學英雄們神遊，達到精神上的交會。然而，作為一位攝影的愛好者，Day 致力於把握每次展出的機會進而向大眾推廣攝影的藝術面向。

上文提及 1895 年 Day 於倫敦攝影沙龍展獲致成功。在展出結束後，其組織者掛環兄弟會（The Linked Ring）便將他加入會員。而 Day 是第三位被加入此兄弟會的美國人，於他之前尚有 Stieglitz 及 Rudolf Eickemeyer（1862-1932）。¹¹ 掛環兄弟會形成於 1892 年的倫敦且作為國際性的協會，他們致力於將攝影晉升為藝術。¹² 此外，他們亦強調作品的藝術層面，認為其不應模仿繪畫，但可遵循繪畫的結構原則及在主題上的選擇。¹³ 是故，在 Day 的作品中似乎可見與掛環兄弟會所持理念的契合之處。他認為攝影擁有去製作「合理的」（legitimate）藝術作品的潛力。¹⁴ 而 Day 畢生竭力於提升攝影的地位，甚至藉由展覽來達到其目的。

許多與攝影相關的協會或團體在 Day 1895 年展出成功後亦為他舉行大型的個展，雖然評價兩極卻也為他的創作吸引更多的觀眾。1900 年由他本人所策劃的展覽「美國攝影的新學派」（The New School of American Photography）在倫敦的皇家攝影協會（Royal Photographic Society）舉行且於隔年展出於巴黎的攝影俱樂部（Photo-Club）。此場展覽的參與者有當時美國主要的畫意攝影家如 Gertrude Käsebier（1852-1934）、Clarence H. White（1871-1925）、Edward Steichen（1879-1973）及 Frank Eugene（1865-1936），而 Stieglitz 拒絕展出他的作品。¹⁵

與 Day 一樣，來自紐約的 Stieglitz 對於將攝影提升作為藝術亦不遺餘力。他

⁹ Trevor Fairbrother (2012), p. 17, 21.

¹⁰ Trevor Fairbrother (2012), pp. 21-22.

¹¹ Patricia J. Fanning (1980), p. 234.

¹² John Hannavy (2008), p. 220.

¹³ Emmanuel Cooper, *Fully Exposed: The Male Nude in Photograph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49.

¹⁴ Trevor Fairbrother (2012), p. 12.

¹⁵ Beaumont Newhall, *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From 1839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94), p. 158.

於 1902 年創立攝影分離派 (Photo-Secession)，三週後遂舉辦名為「美國畫意攝影」(American Pictorial Photography) 的展覽。共有 32 位攝影家參展，Day 為參展人之一，但他卻未曾正式加入這個團體。¹⁶ 由此可見他與 Stieglitz 的敵對情狀，¹⁷ 兩人卻不約而同地表示對畫意攝影的讚賞。而畫意攝影家們經常運用陰影及光線變化佔據作品大量的空間，以簡單的主題，透過在色調複雜度的使用上創造出如繪畫般的攝影作品。他們與掛環兄弟會都使用白金印相 (Platinum Printing) 的技術製作出豐富柔和的中間色調。¹⁸ 此種技法常見於 Day 的攝影作品中，他善於掌握柔焦的效果且特別突顯明暗的對比，以達到擬似繪畫的藝術表現。

1899 年 Day 與友人成立的出版社「Copeland & Day」正式宣布關閉。於此開始，攝影遂成為 Day 主要的興趣所在。¹⁹ 然而在該出版社運作期間，出版許多兼具精美設計及印刷的書籍。其中最負盛名者，為由英國插畫藝術家 Aubrey Beardsley (1872-1898) 為 Wilde 的經典著作《莎樂美》(Salome, 1891) 所設計的插圖。²⁰ Beardsley 強烈且大膽的藝術表現極具前衛的特質，對於 Day 的創作亦產生深刻的影響。與 Wilde 相同，Beardsley 亦是英國「紈褲男子」(Dandy) 運動的支持者。²¹ 由此可見 Day 置身於此運動的熱潮，此種將「紈褲男子」的理念與藝術相結合，亦是他創作中一項不可或缺的元素，充分體現在他個人的攝影肖像作品中。

透過上述勾勒 Holland Day 在學習歷程中的諸多經歷，其創作的靈感來源大抵離不開他的出版事業及攝影團體對他所造成的影響。Day 本身十分酷愛文學，藉由經營出版社，使他有機會收藏與出版豐厚的文學作品。而這些文學作品的作者或著作中所提及的隻字片語皆對他產生極大的反響。此外，攝影團體除替他舉辦展覽，在理念和技法上亦對他的創作形成一定的作用。

Day 所拍攝的對象多為男性，使他與其他畫意攝影家的作品有所區隔。雖然他的交友圈及作品表現，易使觀者投以同性戀的目光進行審視，透過觀察其作品所呈現的特殊效果與風格轉變，則可見他獨到的藝術表現。他融合文學、藝術及美學於他的攝影作品中，試圖藉由擬仿繪畫而使攝影得以被接受為藝術。以下筆者將其作品依據年代劃分為前期和後期，檢視作品中呈現如畫般的古典與宗教元

¹⁶ Mary Warner Marien, *Photography: 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Harry N. Abrams, 2002), pp. 179-181.

¹⁷ 上文已提及 Stieglitz 拒絕展出於 Day 所舉辦的「美國攝影的新學派」；於是在 1902 年，Day 亦對 Stieglitz 所倡導的攝影分離派有所質疑。

¹⁸ Mary Warner Marien (2002), p. 172.

¹⁹ Trevor Fairbrother (2012), p. 29.

²⁰ Trevor Fairbrother (2012), p. 26.

²¹ Peter Weiermair, *The Hidden Image: Photographs of the Male Nud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8), p. 18.

素，及其所營造的柔焦效果與繪畫間的對話。此外，由此分類可洞察其作品標誌著一位藝術家學習繪畫的歷程，首先於室內工作室學習人像素描，後到戶外進行寫生，一種由內至外的演進過程。

二、古典的嚴謹

1896-97 年間，當 Day 位於波士頓 Pinckney 街九號的工作室成立時，標誌著其作品發展的一重要時期。²² 他開始拍攝男性全裸或半裸的身體，主要以黑人最具代表性。同時這些作品也幾乎全然在工作室或室內的空間拍攝而成。不過，在他拍攝以黑人模特兒為主的作品前，大多以白人的身體作為訴諸古典理想的拍攝對象。這些人物經常穿著異國服飾或古典的長袍，配合週遭的物件與古典進行對話。而這些配件除為 Day 個人的收藏外，其重要性在於它們作為藝術家欲引起觀者注意的物件。²³ 另外，Day 於作品中所使用的道具或配件亦與古希臘羅馬的理想相關，他藉由對這些男體的扮裝，以使其作品具有如繪畫般的想像空間。

約完成於 1896 年的《頭頂甕、穿著北非服飾的年輕男子》(*Young Man in North African Costume with Urn on Head*)【圖 1】，當中可見年輕男子用雙手捧著具有古希臘陶瓶象徵的甕，頭戴的羽飾品可於後來的諸多作品中得見。光線來自左方，形成的明暗效果使人物的臉龐呈現如雕像般的塊面結構。與之相似的作品尚有《坐在甕上帶有牧羊杖於工作室的裸體男性》(*Nude Man in Studio with Shepherd's Crook, Seated on Urn, c. 1896*)【圖 2】、《裸體小號》(*Nude with Trumpet, 1897*)【圖 3】及《蜂蜜採集者》(*The Honey Gatherer, c. 1898*)【圖 4】三件攝影作品。四張相片的最大共通處在於再現宛如希臘陶罐的容器，而在後兩件作品中更可見一座古典小雕像²⁴【圖 5】。此座雕像為刻劃森林之神 Satyr 展現舞姿的形象，其所持的酒神杖 (Thyrsus) 冠以松果且飾有葡萄藤或長春藤，具有男性生殖力的象徵。²⁵ 前兩件作品在形式上皆呈現長方形，而【圖 2】中的男性相較於【圖 1】則以全裸的形象表現。畫面當中的牧羊人手杖在 Day 後期的作品中也可見到，此件作品中的男子坐在甕上，對著手持的陶器沉思，其身體與背景形成極具對比的色調變化。

²² John Hannavy (2008), p. 390.

²³ Kristin Schwain, "F. Holland Day's *Seven Last Words* and the Religious Roots of American Modernism," *American Art*, Vol. 19, No. 1, Spring (2005): 36.

²⁴ 關於此座雕像所刻劃的人物，在 John Hannavy (2008), p. 390. 中僅提及其為一件石膏像。筆者循著古典神話人物的脈絡搜索，發現此座雕像為現藏於那不勒斯國家考古美術館 (Museo Archeologico Nazionale di Napoli) 中的青銅像《帶著酒神杖舞動的森林之神》(*Statuette of a Satyr Dancing with Thyrsus*)。Day 所擁有的為石膏翻模版本。

²⁵ Michael Grant and John Hazel, *Who's Who in Classical Myth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3), p. 112.

在《裸體小號》與《蜂蜜採集者》兩件作品中，首先注意到的是形式上皆以圓形表現。Day 盡可能在有限空間內，營造具有古典特質的畫面，運用光線的變化以使整體的色調甚為豐富。Satyr 小雕像彷彿與酒神的化身（吹奏管樂的男性）一同縱情於喧鬧的慶典中。然而，通觀以上四件作品，可發現 Day 特意將男性裸體的性器官，以模糊或衣飾覆蓋處理，降低其作品的情色意味，進而導向古典人物的理想美特質。

而 Day 對於神話題材的興趣則於《睡神》(*Hypnos*, 1896)【圖 6】中體現，畫面特寫一位頭戴羽飾品、上身全裸的男性，其嘴輕觸罌粟花的花瓣而進入渾然忘我的冥想境界。Day 於此作中將模特兒的下半身除去，使觀者對其性別產生雌雄同體的想像。另一件作品《美是真理，真理是美》(*Beauty is Truth, Truth/Beauty*, 1896)【圖 7】則可見 Day 對文學家 Keats 的致敬，此作的名稱取自 Keats 於 1819 年所作的詩《對一個希臘陶瓶的頌歌》(*Ode on a Grecian Urn*) 中的後兩句：「美是真理，真理是美—那即是你於世上所知曉的全部且是你必須領會的全部。」²⁶ Day 充分利用其文學背景的知識涵養，結合美學思想於作品中。此作令人聯想到古典祭壇畫的創作形式，一名身穿附有紋飾長袍的男性，右手持具反射作用的球體，左手則握有近似金屬製成的假花。此球體可能代表的是其標題所示的「真理」，相對於假花則為「美」的表徵。此位男性兼具二者，眼神直視前方，似乎向觀者訴說著他是結合美與真理為一體的人物形象。

Day 於室內空間所營造的特殊效果及擺設在《守夜》或稱《宗教節日前夕的祈禱》(*The Vigil*, 1899)【圖 8】一作中，更加突顯他的精心設計。此相片中的人物為其藝術家友人 Thomas L. Harris，曾於 1898-99 年間共享 Day 在波士頓的公寓及工作室。²⁷ Harris 手捧一把武士刀端坐在椅子上，膝上置有一個圓盤就如同獻祭般的儀式。其所著之長袍延伸至畫面的右方，而前景擺設整齊的鞋子、右方的大型燭台以及背景隱約可見的耶穌釘刑雕像皆可見 Day 善於經營其作品的繪畫效果。

有別於上述所談及的攝影作品，1897 年 Day 製作了相當數量的作品，以黑人為主要拍攝的對象。他將黑人塑造為酋長等具尊貴特質的人物，此於作品的名稱上可得到印證。如《衣索比亞的酋長》【圖 9】、《努比亞》(*Nubia*)【圖 10】及《曼尼里克》(*Menelik*)【圖 11】。這些作品的標題除帶有崇高的象徵外，更表示 Day 對他們的尊敬。在《衣索比亞的酋長》中，再度見到 Day 使用祭壇畫的形式，此黑人模特兒為藝術家 J. Alexandre Skeete。他是一位從南美的蓋亞那 (*Guyana*)

²⁶ Trevor Fairbrother (2012), p. 58-59. 原文：Beauty is Truth, Truth Beauty, That is All Ye Know on Earth, and All Ye Need to Know.

²⁷ Trevor Fairbrother (2012), p. 58.

移居到波士頓的移民，後來透過 Day 而建立其藝術生涯。²⁸ Day 捕捉 Skeete 面露自信的神情，如同標題所示的「酋長」一般，手持權杖支配其部落。而在《努比亞》中，Day 特別把黑人黝黑的皮膚與潔白無瑕的衣袍並置，人物的眼光往一旁望去而不直視觀者。右下方依稀可見一塊豹紋的布料，似乎透露著其身為黑人的野蠻力量。然而，在《曼尼里克》一作中的黑人形象則與上述兩件作品，有著截然不同的地方。此件作品無論在人物的服飾、配件上皆較其他兩件作品更為精細，特別在其頭部、手部甚至是腹部上所配戴的金飾。模特兒手上所持有的弓箭則代表著其作為高階統治者所擁有的配備。

另外一系列將黑人與豹紋布料並置的作品，主要有《吸菸者》【圖 12】、《坐在豹皮上的年輕男子》(*Nude Youth on Leopard Skin*)【圖 13】以及三件標題為《烏木與象牙》【圖 14】【圖 14-1】【圖 14-2】的攝影作品。首先，於《吸菸者》中，人物手持一根長型菸斗，其眼神顯露他沉浸在菸草的薰陶中。Day 刻意保留其身體左半邊的空間，以柔焦的方式處理其性徵。右半身披上的白色布料，則與左半部的黑灰色調形成強烈的對比。在《坐在豹皮上的年輕男子》裡，Day 所形塑的又是另一種極為不同的色調變化。於此不再有白色的物件作為對照物，取而代之的是運用不同的黑灰色調所營造出的漸層效果。此色調變化的效果在《烏木與象牙》系列作品中尤為突出，所獲致的評價亦與色調運用的巧妙有關，如於 1899 年的一段評論中便提及此作是「Day 所完成的作品中最為完整的。其色調值相當精緻地和諧且其在觀念上清楚地是希臘的。」²⁹ 由此除可見 Day 對於色調掌握的精細程度，亦可得知其作品被認為具有希臘的特質。

而於此三件作品中，Day 再度使用象牙色的 Satyr 小雕像，可視作白人文明的象徵物。黑人凝視著它，彷彿進入對白人男性理想美的想像中，而 Satyr 作為森林之神，於此遂和桌上的豹紋相互對應，進而突顯其主宰原始蠻荒之地的象徵。其中一件橫幅的作品【圖 14-2】將小雕像置於豹紋布料上，黑人模特兒臉部朝下、雙手環抱其雙膝作蜷曲之狀。此姿態與十九世紀的法國畫家 Hippolyte Flandrin (1809-1864) 所作的《傍海的年輕男子》(*Young Man Beside the Sea*, 1836)【圖 15】不謀而合。於是，此處可洞察 Day 與古典繪畫的交涉，突顯他將黑人男性提升至與白人男性相等的地位，同時又具有黑人對白人男性愛戀的象徵。

1898 年的夏天，Day 與其友人和雇請的模特兒，在波士頓外的一座山丘上，拍攝他扮演基督的生活、死亡及復活的攝影作品。³⁰【圖 16】【圖 16-1】Day 對於人物的衣著、配件進行一定程度的考究，盡可能讓自身接近於耶穌的形象。然

²⁸ Christopher Reed (2011), p. 108.

²⁹ Allen Ellenzweig (1992), p. 51. 原文：It was the most finished piece of work that [Day] has ever done. Its tonal values are exquisitely harmonious, and in its conception it is distinctly Greek.

³⁰ Kristin Schwain (2005), p. 33.

而，其實早在 1896 年，他便有描寫基督形象的攝影作品，如《埋葬》（*The Entombment*）【圖 17】。Day 於其中扮裝為基督，躺在一個平台上，一旁的黑洞表示耶穌的埋葬之地。無論是置於地上的碑文、荊棘冠，或是 Day 身上的傷疤及頭上的神聖光環，皆可見他如何使觀者身臨其境，重返具歷史性的宗教場景。此外，此張照片亦使人聯想到德國畫家 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1497-1543)【圖 17-1】所繪的《死亡的基督》（*Dead Christ*, 1520-22）。從人物的姿態、面容等細微處，都有極高的相似性。唯一的差異在於 Day 作品中的基督是闔眼的，且人物的頭部增添了光環。

然而，在 Day 拍攝一系列的宗教作品中，以《基督的最後七句話》（*The Seven Last Words of Christ*, 1898）【圖 18】最具代表性。其由七張照片和附有柯林斯（Corinthian）柱式的外框所組成，充分表達耶穌受難時的痛苦。Day 著重人物的臉部表情，並與上方的文字框相互呼應，就如同將一連串進行中的動作定格化。每張照片皆以柔焦的方式，強調其繪畫性。他所精心製作的外框，與古典元素相結合，喚起觀者內心的宗教情懷。較之繪畫，Day 利用攝影讓觀者強烈且直接地感受到基督所承受的苦難。

綜觀筆者於上所論及的作品，透過對服裝、道具的講究，而使整體提升至如繪畫般的質感，如此嚴謹的畫面安排遂令人與學院繪畫的審慎構圖相聯結。不論在拍攝白人或黑人時，Day 皆能一視同仁，尤其在黑人充滿自信的姿態上更可得見。此外，於這些作品中也可見 Day 致力於採用色調的微妙變化來構築其作品的藝術層面。然而，Day 如何由原本如此謹慎配置的攝影作品，轉變至後來以捕捉戶外空間的開放性作品，則為下節所欲探討的重點。

三、戶外的解放

1904 年 Day 位於歐文頓街的工作室遭大火吞噬，在過去十八年所拍攝的 2000 件底片皆付之一炬。³¹ 這場突如其來的大火，雖為他帶來相當大的損失，就某程度而言，可視為其創作面貌一個嶄新的開端。自 1905 年起，他在作品表現的風格上有別於以往封閉式的構圖，而改採更為開放的空間布局。人物不再有任何衣著，全然裸露於大自然中。另外，此時的作品亦較先前甚而運用柔焦效果，以增添其與繪畫間的關係。然而，這些以自然環境為背景的攝影作品，主要與他在 1898 年造訪友人 Louise Imogen Guiney 於緬因州的住宅密切相關，Day 後來在 1909 年買下並將其翻修命名為「小佳港」（Little Good Harbor）。³² 藉由住宅

³¹ John Hannavy (2008), p. 391.

³² Trevor Fairbrother (2012), p. 113.

週遭豐富的自然景色，遂使他開始大膽地將男性模特兒置於自然的環境中，表現有 Saint Sebastian、Orpheus、Endymion 以及 Prodigal Son 的人物形象。

在《裸體的弓箭手》(*Nude Archer*, 1905)【圖 19】及《風暴神》(*The Storm God*, 1905)【圖 20】兩件作品中，男子高舉長弓，作勢將箭往上方射出。他們浸淫在自然的滋潤裡，此處可見 Day 運用光線而使畫面中的岩石表面產生色調的漸層變化。此種表現手法在另一件同為描寫男子立於岩石上的作品【圖 21】，亦可得見。其光線變化使模特兒的身形加以立體化，十分類近於古典雕像的立面結構。前二件攝影作品雖將人物的下半身模糊化，卻仍能看出其性徵，有別於以往 Day 利用服飾掩蓋的方式。然而將畫面一半以上的空間保留給岩石，男子立身於岩上則略顯渺小，由此可見 Day 獨到的畫面經營。人物於自然中僅是滄海一粟，甚至與自然融為一體，達到天人合一的境地。

將男性裸體與岩石並置，在 Day 的作品中亦有加入烏龜和牧羊人的形象，令人跟浪子的意象相聯結。他雖沿用人小石大的構圖【圖 22】，卻給予人物一定的空間，男性的身體緊偎著岩石，手握象徵牧羊人的曲柄杖，與岩上的烏龜對望。Day 以模特兒身體的曲線來突顯其特有的男性美，但其性徵卻因倒臥的姿勢而被掩蓋。相較於遠距離的拍攝，Day 亦有近距離的特寫之作，如《有牧羊人曲柄杖及烏龜的男子》(*Male with Shepherd's Crook and Tortoise*, 1905)【圖 23】。此件作品特寫一名配有牧羊人曲柄杖的年輕男性，以手輕撫烏龜，含情脈脈地注視著牠。曲柄杖的形狀與男子的耳朵形成一種相對呼應的關係，再次可見 Day 在畫面線條及色調上的巧妙運用。

在 Day 的創作生涯中，早在 1898 年即創作一系列與耶穌受難形象有關的攝影作品。然而 1904 年的大火，使他再度運用宗教題材藉以抒發內心的苦痛，富有諸多版本的 Saint Sebastian 系列攝影【圖 24】【圖 24-1】【圖 24-2】即為此例。在這些作品中，Day 雖表現 Sebastian 被網綁在樹幹遭亂箭射殺的場景，其面容卻呈現昇華般的愉悅感。關於 Saint Sebastian 殉難的題材，在許多的繪畫及雕塑作品中皆可得見，但大體上呈現的是他痛苦難耐的面貌。Day 沿襲此殉難的主題，發展出具有同性戀傾向的作品。在他的攝影鏡頭下，身體的傷痛進而被轉換為一種近似肉體歡愉的快感，刺穿肉身的弓箭正如男性陽具般深入 Sebastian 的身體裡。學者 Estelle Jussim 更形容這些作品為「帶有同性戀姿態的氣息」。³³ 然而，在作品的宗教意涵之外，可見 Day 將人物置於森林中享受自然給予的能量，褪去軀體的沉痛甚而達到精神或欲望上的滿足與昇華。

³³ 出自 Estelle Jussim, *Slave to Beauty: The Eccentric Life and Controversial Career of F. Holland Day, Photographer, Publisher, Aesthete* (Boston: Godine, 1981), p. 173. 轉引自 Allen Ellenzweig (1992), p. 55.

鍾情於宗教題材的 Day，對於神話主題亦有所領略，他於 1907 年拍攝至少十件以上表現神話人物 Orpheus 的攝影作品【圖 25】。由於這些作品的標題並未言明再現的人物為 Orpheus，透過此般將男性與七弦豎琴結合的呈現方式，則令人直接聯想到 Orpheus 的典型。此故事大抵訴說 Orpheus 在其妻 Eurydice 死後，冥王 Pluto 給予他將妻子帶回人間的機會。但條件是返回陽間的路上，他絕不能回頭看 Eurydice，遺憾的是 Orpheus 違反這個規定，於是 Eurydice 只能永遠留在冥界。³⁴ Day 在這些攝影作品中描寫 Orpheus 的諸多面向，坐在岩上彈琴【圖 25-1】抑或沈浸在自然中。值得關注的是這些作品在柔焦效果的運用上，似乎較先前的作品更為顯著，整體呈現模糊的狀態使其具有獨特的朦朧美。人物的性徵藉由豎琴或樹葉【圖 25-2】巧妙地掩飾，在構圖上仍以背景占據的空間為大。Day 以岩洞作為通往冥府的入口【圖 25-3】【圖 25-4】，Orpheus 於附近徘徊流連，表達對其妻堅貞的愛。然而，美國史家與性學家 Vern Bullough 在其著作中提及：

根據拉丁詩人奧維德，當 Orpheus 在其拯救 Eurydice 失敗而重返其在色雷斯的山居時，他拒絕所有女人的愛，以證明他對妻子的忠誠。然而，他並未維持單身而是轉為男性之間的愛，因為這些情愛並不會降低他對妻子的忠誠度。他不僅獻身於雞姦且以他的歌聲讚揚男性。³⁵

由上可見 Orpheus 雖堅守他對妻子 Eurydice 的愛，卻轉向同性間的愛戀。於是，在 Day 鏡頭下的 Orpheus 亦被賦予同性戀的深層涵義。此外，Day 所使用的絕佳構圖可見他向古典繪畫的借鑑，如法國學院畫家 Pascal Dagnan-Bouveret (1852-1929) 的作品《Orpheus 之痛》(*The Pain of Orpheus*, 1876)【圖 26】。此幅畫作與 Day 的《七弦琴的裸體青年》(*Nude Youth with Lyre*, 1907)【圖 25-5】有異曲同工處，人物皆依偎在右側的岩壁，左側則有筆直的樹幹作為背景。而 Day 的作品無任何衣飾加諸於青年身上，更顯得與自然融為一體。

另一位神話人物 Endymion 在 Day 的攝影作品裡，以古典雕塑般的形象斜倚在岩石上。【圖 27】人物的性徵受呈弓形的左腿阻擋而未能得見，使其性別略顯曖昧不明。此處可見 Day 所表現的軀體之美，從頭部到腰身進而至腳底，具有

³⁴ Dominique Fernandez, *A Hidden Love: Art and Homosexuality* (New York: Prestel, 2001), p. 68.

³⁵ 出自 Vern L. Bullough, *Sexual Variance in Society and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pp. 104-105. 轉引自 Allen Ellenzweig (1992), p. 59. 原文: According to the Latin poet Ovid...when Orpheus returned to his Thracian mountain home after his failure to rescue Eurydice... he rejected all love of woman, to demonstrate his faithfulness to his wife. He did not, however, remain celibate but instead turned to the love of boys, since these love affairs could not be regarded as lessening his wedded faithfulness. Not only did he become devoted to pederasty, but his songs glorify boys.

流線般的線條美感。此外，這件作品似與 Day 喜愛的英國詩人 Keats 於 1818 年所完成的詩作《*Endymion*》有所關聯。Keats 在詩句的起始便寫道：「美的事物是永恆的快樂」(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 ever)，³⁶ 因而在 Day 的作品裡得見他對文學的挪用，透過表現 *Endymion* 的身體美，引領觀者共同享受其所帶來的永恆快樂。

F. Holland Day 從早期以室內空間為背景遞變至後期以開放空間為主的肖像攝影作品，此可於《睡神》和 1910 年《吹笛的裸體青年》(*Nude Youth Playing Pipe*)【圖 28】兩件作品間，洞察其顯明的創作風格演變。兩者皆運使用道具（前者為罌粟花、後者為短笛）且人物均進入物件所引發的想像空間，不同的是後者無論於形式或背景的選用上咸較前者為開放。Day 如此的風格變化，除可視為其在心境上漸趨明朗外，將人物置身於自然，則與美國畫家 Thomas Eakins (1844-1916) 所表現的田園情景如出一轍。³⁷ Day 以攝影的柔焦效果創作出既與繪畫相似又略有差異的畫意攝影作品。

四、小結

本文首先論及 Day 個人的學習經歷何以影響他的創作，接著針對其攝影作品進行分類予以探討，透過分析其作品風格的更迭，得以見到他極力將攝影提升至與繪畫平行的地位。他所拍攝的對象多為男性裸體，在性徵的部位常以衣飾或柔焦的方式處理，使其避免涉及情色。此外，他亦藉由展覽及在出版品上發表演論，使其攝影作品得以與大眾接觸。然而，Day 的藝術表現經常與同性戀主題對等，亦為他帶來相當大的爭議。他與畫意攝影家友人如 White 和 Eugene 的最大差異在於他畢生以拍攝男體為主。即使他們皆表現如圖畫般的構圖，卻不及 Day 那般頻繁地以男體為拍攝的對象。³⁸ Eugene 所拍攝的男體與男性健美的形象頗為符合【圖 29】，而 Day 所表現的男體，總是賦予一種女性般的陰柔氣質，具有雌雄同體的特色。

綜觀 Day 作品所獲致的評論大多與他在色調的巧妙運用有關，如評論家 Robert Demachy 於 1901 年就寫到：「Day 先生正是我們法文裡所謂的「雅士」，即一位有精緻和微妙品味的男性。他在特殊的色調及線條與曲線的組合中發現獨特的樂趣，……」。他是位罕見的攝影家之一，他有某些話要說且他知道如何確切

³⁶ John Keats, *Endymion: A Poetic Romance*. n.p.: Alex Catalogue, n.d. eBook Collection (EBSCOhost). (2013/01/14 瀏覽)

³⁷ Emmanuel Coop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60.

³⁸ Emmanuel Coop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166-167.

地將它說出來。」³⁹ 由此可見 Day 在評論家眼中是位極具美學考量的攝影家，他所使用的色調、線條與他細緻獨到的品味毫無二致。然而，在美國攝影評論家 A. D. Coleman 的評論中，Day 的作品則有另一番解讀。Coleman 形容他為：「首位在他圖像中如此公開地體現其同性戀傾向的攝影家之一，在他那個時期是一個罕見的舉動。」⁴⁰ 於是，Day 作品中所呈現的男性身體，遂令人與同性戀的意象相聯結。他藉由攝影作品表現模特兒身形的美感，同時亦傳達著他對這些男性軀體的愛戀。此舉更加體現在他對弱勢族群以及年輕男性的教育與資助上。

文中提及兩位與 Day 關係密切的男性模特兒，分別為來自南美蓋亞那的 Skeete 以及他的藝術家友人 Harris。Day 對於前者的關照更是無微不至，甚而培養他作為一位藝術家。此外，在緬因州的「小佳港」住處，他亦創立夏季學校以供來自波士頓貧民窟的移民男孩一個學習的空間，⁴¹ 教授他們攝影方面的課程。Day 此時期的作品多數以男性裸體和自然間的互動為主，當中一件名為《憧憬》(The Vision, 1907)【圖 30】的作品，則可視為他對男性裸體的想像，與照片中利用雙重曝光所形成的幻象進行對話。因此，通觀 Day 的攝影作品，除致力於表現與繪畫相等的形式結構，在深層意義的理解上則有更多的想像空間。透過鏡頭所捕捉的男性身體之美，進而賦予其成為「藝術」的攝影作品。

³⁹ Trevor Fairbrother (2012), p. 15. 原文：Mr. Day is what we call in French “un raffiné,” a man of delicate and subtle taste, who finds peculiar delight in special color tones and combinations of lines and curves, [He] is one of the rare photographers who has something to say, and he knows exactly how to say it.

⁴⁰ 出自 A. D. Coleman, “Shows We’ve Seen,” *Popular Photography* 74 (February 1974): 68. 轉引自 Trevor Fairbrother (2012), p. 122. 原文：one of the first photographers to manifest his homosexuality quite openly in his images, an act of rare courage in those days.

⁴¹ John Hannavy (2008), p. 391.

參考書目

專書

1. Cooper, Emmanuel, *Fully Exposed: The Male Nude in Photography*,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1995.
2. Ellenzweig, Allen, *The Homoerotic Photograph: Male Images from Durieu/Delacroix to Mapplethorpe*,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Fernandez, Dominique, *A Hidden Love: Art and Homosexuality*, New York : Prestel, 2001.
4. Fairbrother, Trevor, *Making a Presence: F. Holland Day in Artistic Photography*, New Haven : Distribut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5. Grant, Michael and Hazel, John, *Who's Who in Classical Myth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3.
6. Hannavy, John, *Encyclopedia of Nineteenth-Century Photography*, New York :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8.
7. Marien, Mary Warner, *Photography: A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 Harry N. Abrams, 2002.
8. Newhall, Beaumont, *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From 1839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 Museum of Modern Art, 1994.
9. Reed, Christopher, *Art and Homosexuality: A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 Weiermair, Peter, *The Hidden Image: Photographs of the Male Nud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88.

期刊文章

1. Fanning, Patricia J., "Fred Holland Day: Eccentric Aesthete,"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Vol. 53, No. 2, Jun. 1980, pp. 230-236.
2. Schwain, Kristin, "F. Holland Day's *Seven Last Words* and the Religious Roots of American Modernism," *American Art*, Vol. 19, No. 1, Spring 2005, pp. 32-59.

網路資料

1. Michael, Marcia, “Photographic images of black persons: Do the photographs of Prince Alamayou by Julia Margaret Cameron, and the Girl with white collar, by Fred Holland Day; offer an alternative to the accepted Victorian view of black people?” <<http://www.marciamichael.co.uk/docs/MarciaMichael-MAPhotographyEssay-lowres.pdf> > (2012/03/19 瀏覽)
2. Norwood Historical Society : <<http://www.norwoodhistoricalsociety.org/fhd.html> > (2012/03/19 瀏覽)
3. Keats, John, *Endymion: A Poetic Romance*. n.p.: Alex Catalogue, n.d. eBook Collection (EBSCOhost). (2013/01/14 瀏覽)

圖版目錄

【圖 1】 F. Holland Day, *Young Man in North African Costume with Urn on Head, in Studio*, c.1896.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圖 2】 F. Holland Day, *Nude Man in Studio with Shepherd's Crook, Seated on Urn*, c.1896.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圖 3】 F. Holland Day, *Nude with Trumpet*, 1897. 來源：<<http://blueguitar.tumblr.com/post/642001494/sailorjunkers-randydandy-nude-with-trumpet>> (2013/05/18 瀏覽)

【圖 4】 F. Holland Day, *The Honey Gatherer*, c. 1898.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Alfred Stieglitz Collection, 1933. 來源：<<http://www.metmuseum.org/>> (2012/03/15 瀏覽)

【圖 5】 *Statuette of a Satyr Dancing with Thyrsus*, Museo Archeologico Nazionale di Napoli. 來源：< www.17u.com/blog/article/1403403.html> (2013/05/18 瀏覽)

【圖 6】 F. Holland Day, *Boy in Headband, Shirtless, Holding Metal "Poppy" to Nose, in Studio*, c.1896.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圖 7】 F. Holland Day, *Beauty is Truth, Truth/Beauty*, 1896.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圖 8】 F. Holland Day, *The Vigil*, 1899.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Alfred Stieglitz Collection, 1933. 來源：<<http://www.metmuseum.org/>> (2012/03/15 瀏覽)

【圖 9】 F. Holland Day, *An Ethiopian Chief*, c.1897.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Alfred Stieglitz Collection, 1933. 來源：<<http://www.metmuseum.org/>> (2012/03/15 瀏覽)

【圖 10】 F. Holland Day, *Nubia*, c. 1897. Platinum print, 16.5 x 11.9 cm,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Alfred Stieglitz Collection, 1933. 來源：<<http://www.metmuseum.org/>> (2012/03/15 瀏覽)

【圖 11】 F. Holland Day, *Menelik*, 1897. Platinum print, 24.5 x 19.5 cm,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Alfred Stieglitz Collection, 1933. 來源：<<http://www.metmuseum.org/>> (2012/03/15 瀏覽)

【圖 12】 F. Holland Day, *The Smoker*, 1897. Platinum print,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The Alfred Stieglitz Collection, 1933. 來源：<<http://www.metmuseum.org/>> (2012/03/15 瀏覽)

- 【圖 13】F. Holland Day, *Nude Youth on Leopard Skin*, c.1897.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 【圖 14】F. Holland Day, *Ebony and Ivory*, 1897. 來源：
<<http://www.metmuseum.org/>> (2012/03/15 瀏覽)
- 【圖 14-1】F. Holland Day, *Ebony and Ivory*, 1897. 來源：
<<http://www.metmuseum.org/>> (2012/03/15 瀏覽)
- 【圖 14-2】F. Holland Day, *Ebony and Ivory*, 1897. 來源：
<<http://www.metmuseum.org/>> (2012/03/15 瀏覽)
- 【圖 15】Hippolyte Flandrin, *Young Man Beside the Sea*, 1835. Oil on canvas, Louvre, Paris. 來源：<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udy_\(Flandrin\)](http://en.wikipedia.org/wiki/Study_(Flandrin)) > (2012/03/15 瀏覽)
- 【圖 16】F. Holland Day, *Crucifixion with Mary, Mary Magdalen, Joseph, and Saint John*, 1898.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3/06/18 瀏覽)
- 【圖 16-1】F. Holland Day, *Crucifixion with Two Roman Soldiers*, c. 1898. Platinum print.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來源：
<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3/06/18 瀏覽)
- 【圖 17】F. Holland Day, *The Entombment*, c. 1896.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3/06/18 瀏覽)
- 【圖 17-1】Hans Holbein the Younger, *Death Christ*, 1520-22. 30.5 cm × 200 cm. Öffentliche Kunstsammlung, Basel. 來源：< bytesdaily.blogspot.com > (2013/06/18 瀏覽)
- 【圖 18】F. Holland Day, *The Seven Last Words of Christ*, 1898. Seven photographic prints in gilded frame,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3/06/18 瀏覽)
- 【圖 19】F. Holland Day, *Nude Young Man with Bow and Arrow, Arms Raised As if to Shoot Arrow into the Air*, 1905.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 【圖 20】F. Holland Day, *The Storm God*, 1905. The Royal Photographic Society. 來源：<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 【圖 21】F. Holland Day, *Nude Boy in Rocky Landscape, Arms Raised*, 1906. Platinum print,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 【圖 22】F. Holland Day, *Nude Young Man on Rocks with Tortoise and Shepherd's Staff, Reclining*, 1906.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 【圖 23】F. Holland Day, *Male with Shepherd's Crook and Tortoise*, 1905.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 【圖 24】F. Holland Day, *Saint Sebastian with Wounded Chest*, c. 1906.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 【圖 24-1】F. Holland Day, *St. Sebastian in Loincloth, Tied to Tree with Rope, Arrows in Stomach and Side, Hands Behind Back*, 1906.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 【圖 24-2】F. Holland Day, *Saint Sebastian Tied to Tree with Rope, with Arrow in Side, Elbow Raised*, c. 1906.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 【圖 25】F. Holland Day, *Nude Youth with Lyre*, c. 1907.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 【圖 25-1】F. Holland Day, *Nude Youth with Lyre*, 1907. The Royal Photographic Society. 來源：Fernandez, Dominique, *A Hidden Love: Art and Homosexuality* (New York : Prestel, 2001).
- 【圖 25-2】F. Holland Day, *Nude Youth with Laurel Wreath and Lyre*, 1907.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 【圖 25-3】F. Holland Day, *Nude Youth with Laurel Wreath and Lyre*, 1907.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 【圖 25-4】F. Holland Day, *Nude Youth with Laurel Wreath and Lyre on Rocks*, 1907.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 【圖 25-5】F. Holland Day, *Nude Youth with Lyre*, 1907.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 【圖 26】Pascal Dagnan-Bouveret, *The Pain of Orpheus*, 1876. Oil on canvas, Musée des Beaux-Arts, Mulhouse. 來源：Fernandez, Dominique, *A Hidden Love: Art and Homosexuality* (New York : Prestel, 2001).
- 【圖 27】F. Holland Day, *Study for Endymion*, 1907.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圖 28】F. Holland Day, *Nude Youth Playing Pipe*, 1910.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來源：<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

【圖 29】Frank Eugene, *Reclining Nude*, 1910. 來源：Weiermair, Peter, *The Hidden Image: Photographs of the Male Nud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88).

【圖 30】F. Holland Day, *The Vision*, 1907. The Royal Photographic Society. 來源：來源：< <http://www.loc.gov/index.html> > (2012/03/15 瀏覽)